

<<译边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译边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563670

10位ISBN编号：7806563679

出版时间：2001-07

出版时间：百家出版社

作者：周克希

页数：15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译边草>>

内容概要

《译边草》收有周克希先生六万字的作品，包括“上篇·译余琐掇”与“下篇·译书故事”。在有些人，这六万字完全可以敷衍为十二万字，甚至十八万字，光在巴黎高师进修、在巴黎生活的两年就可以洋洋万言。而那些灯下苦读苦译的经历，更可以重彩浓抹。然而，周克希先生是如此吝啬笔墨。在《译边草》里，我们读到了翻译界的趣闻、名家的妙语，读到了对经典的评介和关于译文的疑题，读到了翻译与创作的共融互补、语言的丰富与微妙，读到了“学海无涯”的宏阔和“十年出一书”的沧桑。这些，都是以平实散淡的作风、站在美学趣味的立场让我们心领神会的，所以，我以为，说这六万字是字字珠玑，是毫不夸张的。趣味从来就是高级的、节制的、贵族的，趣味如果铺天盖地、洋洋洒洒，那就是滥情与庸俗了。我以为凡喜爱文学与文字的人，都值得去拥有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。在书桌上、在枕边、在旅行途中虔敬地读一读、随意的读一读，于我们的见识、修养一定大有益处。平实散淡的《译边草》激起的是我们对经典著作、对文学，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心灵与生命的难得的激情。这或许是谦虚的周克希先生所没有想到的。

<<译边草>>

书籍目录

序：周克希和《译边草》上篇 译余琐掇翻译要靠感觉译者的气质度与“翻译度”译文的尴尬有所失落与“过犹不及”“如实地”与传神色彩与趣味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查词典这道“坎儿”语法总得注意吧古文修养还是要的一名之立（一）一名之立（二）惹得读者向往要加“催化剂”“你雅虎了吗？”

“透明度”更高的翻译格物与情理绝望的双关“临时抱佛脚”与文体“瓷器活”与专业书下篇 译书故事1 很久以前，在巴黎（《成熟的年龄》）2 没用上的“眉批”（《古老的法兰西》）3 气质攸关（《王家大道》）4 深深的怅惘（《不朽者》）：5 树上美丽的果子（《追忆似水年华女囚》）6 岛名、人名与书名（《基督伯爵》）7 不是“下海”的改行，8 似水耶，逝水耶？

（《追忆逝水年华》节本）9 折衷的译法（《三剑客》）1 译应像写（《包法利夫人》）

<<译边草>>

章节摘录

72 纽约的那个格林威治村，以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为代表的“垮掉的一代”（Beat Generation）跟它很有些渊源。

它可以说是这个文学流派的发祥地。

前不久，美国一份文学杂志刊载凯鲁亚克未发表过的日记。

评论家Douglas Brinkley为此写了一个引言，里面提到，beat是“至福”一词的缩略（“Beat”——a shorthand term for“beatitude”）。

照这么说来，beat既非过去分词（垮掉），亦非形容词（沮丧的），而是一个缩略词。

那么，Beat Generation是不是“垮掉的一代”，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呢。

73 董桥先生写过一篇文章，名叫《“神话”的“乐趣”——罗兰·巴塞的著作与思想》。

其实，这位法国作家Roland Barthes的姓名，最后那三个字母都不发音，所以比较接近的读法是朗·帕特。

文中提到“一九五五年，巴塞写一篇文章批评法国小说家洛普克利列（Alain Robbe - Grillet）的小说”。

被批评的这位新小说派作家，姓的读法接近于罗布 - 格里耶，末尾的读法离“克利列”的英文读法相去甚远。

董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：“这就等于‘赛因’的‘因’字不必写成‘茵’一样。”

“这条河想必就是巴黎有名的Seine河了。”

没错，照英文的读法，它是赛因河，而且的确不必写成“赛茵”。

但是，法文里它的发音是更接近“塞纳”的。

74 都说法语的读音比英语容易，回为大体上是有规则可循的。

但怕就怕例外，而例外又往往落在地名、人名的读法上。

Marguerite Duras以一本《情人》而风靡一时。

她的姓究竟该译“杜拉”，还是“杜拉斯”？

问身边的法国人，居然也人言言殊，两种读法都有。

王道乾先生当初译成“杜拉”，我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回，一是问过法国朋友，二是援引仲马（Dumas）父子姓氏的译法。

直到有机会得到法国名演员德纳芙灌录的一盘小说朗读磁带，清楚地听到她读若“杜拉斯”，心里才有了底。

75 说到大仲马和小仲马，这父子俩的姓氏Dumas，原是该读若“迪马”或“杜马”的（差不多就介于这两个读法之间）。

但仲马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译名，不宜改了。

林纾译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“是第一外国文学名著译本”（施蛰存先生语），不知小仲马这个译名，是否跟林纾先生的福建乡音有关系——把Holmes译作福尔摩斯的，好像也是他老人家吧。

76 陈原先生称赞“香榭丽舍”（法文Champs - Elysees的音译）“这四个字多美呀！”

一幅令人神往的街景：一幢又一幢别致的房屋（榭，舍）散发着一阵一阵香气，美丽极了。

他还说：“至于诗人徐志摩给意大利的文化古城佛罗棱萨写上三个迷人的汉字——翡翠（从当代意大利语Firenze音译），翡翠已绿得可爱，何况还加上一层寒意（冷），那就太吸引人了。”

有道是，“凡不知人名地名声音之谐美者（do not take a special pleasure in the sound of names），不足以言文。”

（见钱钟书先生《谈艺录》）陈原先生可谓知音也。

<<译边草>>

77 有人曾以“空山鸟语”对“危地马拉”，“燕归南浦”对“马来西亚”，再以“凤栖梧”（词牌名）对“马拉松”，“瓜子脸”对“葡萄牙”，属对工巧，谑而不虐。

这里的着眼点，自然是字义而非声音了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